

普及版

认识社会·文学名著精编

【法】巴尔扎克 原著

高老头

65.84

高老头

〔法〕巴尔扎克 原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认识社会文学名著精编丛书
(普及版)

*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9.375 插页16 字数1050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1--7300

ISBN 7-5342-0160-8/I·21 定价: 13.00 元

序

叶君健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资本主义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从物质生产到政治制度，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人的思想意识，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今天不仅没有结束，而且还在继续发展，继续产生影响。正视资本主义社会，了解和认识它的本质，这对我们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

青少年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这个关系日趋复杂的时代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将由他们去解决，这就要求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所了解和认识。而最生动、最形象地反映资本主义社会面貌的，莫过于资本主义时代所产生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资本主义全盛时代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另外，就文学角度而言，这个阶段的诗歌与小说创作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尤其是现实主义的小说成就更为显著。我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及随后的新文学创作，就受到了欧洲十九世纪文学巨大的影响。因此，读点资本主义时代的优秀文学名著，对开阔青少年的社会视野，提高青少年的文学素养，是必不可少的。但今天我们的生活节奏是那么快，要

读的书籍是那么多，这里就有一个精选的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精选书目，即最低限度所应该知道的世界文学名著；二是精选这些名著的内容，即作品的精华部分，也就是既能体现原作精神，又不损伤故事情节和艺术特点的部分。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认识社会·文学名著精编丛书》（普及版），就是力图做到这两个方面，目的是使这一套丛书既具有欣赏价值，又能开阅读者的社会视野，提高读者的文学素养。

这套丛书包括七部名著：法国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美国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和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英国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美国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和日本山崎丰子的《华丽的家族》。这七部名著中有四部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写的，两部（《福尔赛世家》和《美国的悲剧》）是在二十世纪初出版的，只有《华丽的家族》是当代作品。十九世纪后半期起，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从自由竞争走向寡头垄断，从自由贸易走向殖民地经济，市场的再分配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主要矛盾，这也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因。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这场混战过程中，爆发了俄国十月革命，出现了地球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打乱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格局。随着中国革命浪潮的高涨，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垄断资本，与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随后它就迅速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轴心”联盟，正式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妄图三分天下。他们所谓的“圣战”所标榜的共同纲领是“扑灭共

产主义”(德国法西斯附加了一个“消灭犹太人”的条款),最后把矛头引向苏联。这就使这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具有不同的性质:民主与法西斯的斗争。这次斗争的结果是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独立的民族国家。但资本主义并没有消亡——虽然由于这种局面的出现,它的垄断世界的地位已经大大削弱了。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甚至还从废墟上复苏过来,再度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山崎丰子的《华丽的家族》就是一幅复苏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素描。可以说,虽然这七部作品还不能囊括资本主义各个阶段的全貌,但它们却足以描绘出从古典资本主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再生资本主义的一个简要轮廓。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对金钱的追求。这种追求打乱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引起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一系列的变化,从价值观念到个人的行动和思维无不受到影响,甚至剖析这个社会的作家本人也不例外。以全面“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为目标的《人间喜剧》(本丛书中的《高老头》即这套“喜剧”中的第一组“研究”——“风尚的研究”中的一部)的巴尔扎克,早年曾“雄心勃勃”地参与过商业活动,希望能借此发财,以便免除生活之累而获得创作的“自由”,但他还不到三十岁即已负债累累,债务高达十万法郎,他的后半生就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逃避债主、隐匿写作、以求还清债务的生活中度过的,这种生活就使巴尔扎克更深刻地懂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和追求金钱的本质,《高老头》就是一部反映这个特点和实质的典型作品。而出身于城市下层社会、一生贫困潦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同那些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城市小市民阶层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彼得堡那些阴森黑暗的角落里的种种荒淫无耻的隐秘罪行，这才有可能写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马丁·伊登》所描写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青年作家个人奋斗的悲剧，实际上正是被人称为“为金钱而写作”的杰克·伦敦自身的悲剧，这部作品竟成为一个预言，最后作者落得了和小说主人公同样的下场，被资本主义社会无情地吞噬。《镀金时代》、《美国的悲剧》、《福尔赛世家》亦是如此，这些作品多侧面地、以生动逼真的形象展现出十九世纪后半期到本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腐败景象，对金钱的崇拜，对美色的占有欲，迷漫的投机心理，以及由此而引出的一幕幕荒谬绝伦的“人间喜剧”。这些无情的故事，充分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情的歪曲和腐蚀，揭露了它的残酷和腐朽性。这种腐朽性在《华丽的家族》所表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生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没有减退，还有了更新的发展，那种人与人之间“纯粹的金钱关系”也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世界的确是复杂的，所以我们的头脑也应该复杂一些。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我们也就无法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比较，有助于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趣味和情操，使我们的人生更富有理想和意义。这也就是我向青少年读者推荐这套丛书的目的所在。

1987年8月于北京

内 容 提 要

小说的主人公高老头原是个面粉商，在法国大革命中发了横财，他的钱几乎全部给两个醉心于上流社会的女儿作了嫁妆，自己却形单影只，住进了巴黎一所寒伧的伏盖公寓。可是，他最钟爱的这两个女儿还要不断地搜刮他，直至他身无分文。最后，他贫病交困，孤独地死在公寓的小阁楼上。小说还描写了一个外省没落贵族子弟拉斯蒂涅，通过他在巴黎的种种经历和见闻，对这个时代的风貌作了深刻细致的刻画。

伏盖公寓

要想成为一个巴黎人，你必须得住在巴黎，换句话说，巴黎得有那么个地方是你的窝。

真正的巴黎人，我们指的是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大多住在塞纳河的右岸。但这并不是说，住在塞纳河左岸的人巴黎味就不浓。

沿着塞纳河左岸拉丁区与圣·玛梭城关之间的圣·日内维新街往下走，一个夫家姓伏盖，娘家姓龚弗冷的老妇人在这开了一所兼包客饭的公寓。打这儿路过的人都会有幸看到这样一块招牌：

伏盖公寓

——本店兼包客饭，男女宾客一律欢迎。

被这诚挚、热情的欢迎语气挽留住的人们，敲响栅门上声音刺耳的门铃，踏上用砂子铺的狭小的走道，立刻与院子里和和气气混在一起的猪啊，鸭啊，兔啊，厨房后窗下涓涓不断的脏洗碗水，房间里霉烂酸腐、潮腻腻的味道融为一体，成为地道的公寓人。

和那些有私人住宅、马车和别墅的人比起来，“公寓人”这个称号听起来不那么体面。伏盖太太提供给这些公寓人的都是些陈旧而破烂的家具。吃饭用的是沾满污迹和酒痕的餐巾，那张铺着漆布的餐桌油腻之厚，足够用指甲在上面刻画出姓名。屋里唯一干净的地方是壁炉里面——可见除了重大事故，难得生火。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口袋里的法郎必须计算着过日子，你还敢奢望巴黎有那么一个收拾得干干净净，安排得高雅舒适，又能提供充足而卫生的饭食的地方恭候着你吗？公平地说，伏盖太太所定的价目是一分钱一分货，她严格按照膳宿费的数目，对每个客人定下照顾和尊敬的尺度，像天文学家一般不差毫厘。

伏盖公寓是座带阁楼的四层楼房。底层用来做客厅、饭厅，外带厨房。二楼的两套房间是全楼最好的，伏盖太太住了小的一套，另外一套住着古的太太，她过世的丈夫在共和政府时代当过军需官，和她同住的是年轻的维多莉·泰伊番小姐，这两位女客的膳宿费每年一千八百法郎。三层楼上的两套房间，分别住着一个姓波阿莱的老人和一个年纪四十上下，戴假发，鬓脚染黑的男人，他自称是退休商人，名叫伏脱冷，他们俩的膳宿费是每月七十二法郎。四层楼上有四个房间：老姑娘米旭诺小姐住了一间。从前做粗细面条和淀粉买卖，大家叫他高老头的，住了另外一间。其余两间预备租给那些候鸟，即像高老头和米旭诺小姐一样只能付四十五法郎一月膳宿费的穷学生，不过，伏盖太太除非没有办法，一般是不大乐意招留这种客人的，因为他们面包吃得太多。眼下，两个房间中的一个，住着一位从乡下到巴黎来读法律的青年，也欧纳·特·拉斯蒂涅。

四层楼的顶上有一间晾衣服的阁楼，还有做粗活的男仆克利斯朵夫和胖子厨娘西尔维的两间卧室。

这会儿，伏盖太太正带着胖子厨娘西尔维在给房客们张罗中饭。除了七个寄宿的房客，伏盖太太还要拉扯七八个大學生，和两三个住在近段的熟客，包一顿晚饭。可以容纳一、二十人的餐厅，晚餐时坐到十八个人，中饭就只有七个房客。

伏盖太太张罗中饭的神气，活像是开办私人救济院的慈善家，又像是监狱里管理囚犯的牢头狱卒。她自认有理由这样做。如果不是她，这些房客能在肚子饿的时候大吃大嚼吗？没有她的伏盖公寓，这些忙碌了一天的可怜虫们上哪儿去睡觉呢？是她伏盖太太，使这所阴沉沉的屋子充满了愉快。这些牢房是属于她的。她喂养这批终身做苦役的囚犯。他们也尊重她的权威，哪怕她做出极不公道的事来，也只能忍受，不敢叫屈。

七个房客都下楼来了，看着他们趿着软鞋的那种悠闲劲头，坐在一起的亲热样子，真是颇有家庭的味道。只有注意他们打量对方的神气，才能看出彼此之间讳莫如深。

就说伏盖太太吧，对伏盖先生当初是怎样的人从不提及，只说是由于遭恶运丢了家产，只留给她这所赖以维生的房子。如今，她已经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妇人，眼睛四周布满了皱纹，憔悴多肉的脸上，耸着一个鸚鵡嘴般的鼻子。网纱做的便帽下面，露出一圈歪歪斜斜的假发。肥胖的身体塞在用旧布衫改成的罩裙里，开裂的布缝中可以看见钻出来的棉絮。她的表情也确如那些饱经忧患的女人一样，刚刚还是舞女那样的满面笑容，一变而为债主那样的横眉竖目。只要有便宜占，

她是一定要占的。倘若世界上还有什么革命党人可以出卖，她是决计要出卖的。她宣布她可以不必同情别人的任何灾祸，因为她已经把什么苦难都受尽了。

再看波阿莱老人，那副模样和装束，走在植物园的小道上，就像一个灰色的影子：戴着软绵绵的旧鸭舌帽，有气无力地抓着一根象牙球柄都发黄了的手杖。退色的大褂遮不了空荡的扎腿裤，只见衣摆在那里扯来扯去，两条套着蓝袜子的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上身露出肮脏的白背心，火鸡式的脖子上绕着别扭的领带，和枯草似的粗纱颈圈乱七八糟地搅在一起。整个脸看上去不像是真的，而像一幅漫画。盯着这张脸看的房客们都暗下思忖着，别看这家伙一副唯唯诺诺的落魄相，可从前没准做过司法部的职员，专门经手过刽子手们送来的帐单，或者当过屠宰场收款员，卫生处副稽查之类。总之，这家伙好比社会大磨坊里的一匹驴子，做了傀儡而始终不知道牵线的人是谁。

老姑娘米旭诺，疲倦的眼睛上面戴着一个油腻的绿绸眼罩。穗子零零落落象眼泪一般的披肩，仿佛披在一副枯骨上面。惨白的眼睛叫人发冷，干瘪的脸孔带点凶相，尖利的声音好似丛林中冬天将临时的蝉鸣。她肌肤之间还有些白晰与细腻的痕迹，想必当初她一定也俊俏过，现在怎么会形销骨立的呢？为了荒唐胡闹吗？有什么伤心事吗？过分的贪心吗？是不是谈情说爱太多了？有没有做过花粉生意？还是单单是个娼妓？她自称服侍过一个患膀胱炎的老人，老人给了她一千法郎的终身年金，至今老人的继承人还常常为此跟她争执，说她坏话。

维多莉·泰伊番小姐的故事足够写一本书。她的父亲自

以为有充分的理由不认亲生女儿，把她赶了出去，一年只给六百法郎费用，其余的钱声明要全部传给儿子。维多莉的母亲在悲苦绝望之中死在远亲古的太太家里。古的太太把维多莉当做亲女儿一样抚养长大，每星期带她去望弥撒，每半个月去忏悔一次，让她将来至少能做一个虔诚的姑娘。维多莉爱她的父亲，每年回家去转达母亲临终时对父亲的宽恕，而父亲总是闭门不纳。能居间斡旋的只有她的哥哥，而哥哥四年之中没有来探望过她一次，也没有帮助过她什么。尽管这样，她仍然毫无怨恨地为他们祈福。她看上去皮色苍白，带点病态，像害干血癆，脸上总是一副忧郁的神情。可是她的脸究竟不是老年人的脸，动作和声音究竟是轻灵活泼的，只要心情快乐，她可能非常动人。要是舞会的欢情把这张苍白的脸染上一些粉红的色调，要是讲究的生活使这对已经微微低陷的面颊重新丰满而泛起光泽，要是爱情使这双忧郁的眼睛恢复神采，维多莉大可跟最美的姑娘们见个高低。她只缺少使女人返老还童的东西：时装和情书。

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维多莉除了全力以赴争取她的遗产继承权之外，她偷觑的目光和私下的念头离不了这个中年人和那个大学生了。

一个是精力充沛，一个是年轻俊美。

中年人叫伏脱冷，看到他的人都不禁会脱口喊出一声好家伙！他肩头很宽，胸部很发达，肌肉暴突，方方的手非常厚实，手指中节生着一簇簇茶红色的浓毛。没有到年纪就打皱的脸似乎是性格冷酷的标记，但是看他温和亲热的态度，又不像一个冷酷的人。他的低中音嗓子，跟他嘻嘻哈哈的快活脾气刚刚配合，绝对不讨厌。他很殷勤，老堆着笑脸。什

么锁钥坏了，他立刻拆下来，粗枝大叶地修好，说：“这一套我是懂的。”看来他是什么都懂：帆船、海洋、法国、外国、买卖、人物、时事、法律、旅馆、监狱，他都能说得上几句。不管是谁抱怨诉苦，他准凑上来帮忙。好几次他借钱给伏盖太太和某些房客，但受惠人死也不敢赖他的债，因为他尽管外表随和，那道深沉而坚决的目光却令人害怕。他的眼睛似乎能看透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心地，所有的感情。旁人的事，他几乎无一不晓，却没有一个人看得透他。他不时流露出的性格颇有些可怕的深度，使人相信，要解决什么尴尬局面的话，这个人一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他发起牢骚来，其尖刻程度可以和公元一世纪时的著名讽刺诗人于凡那相比。他专爱挖苦法律，鞭挞上流社会，攻击它的矛盾，似乎他对社会抱着仇恨，心底里密不透风地藏着什么秘密事儿。

他日常的生活规律是中饭后出门，回来用晚餐，然后整个黄昏又在外边，半夜前后才回来，用伏盖太太给他的百宝钥匙开大门，只有他一个人可以享受这种优待权。

大学生欧也纳·特·拉斯蒂涅是那种因家境清贫而不得不用功的青年。他有一张纯粹的南方型的脸：白皮肤，黑头发，蓝眼睛。言谈举止都显出他是大家子弟，说起来，他祖上也是个贵族。所以虽然平日尽穿隔年的旧衣服，有时也能装扮得风度翩翩地上街。

大概命运注定维多莉干什么事情都会有一番磨难。对于她的美意，无论是伏脱冷先生还是那个大学生，两位好像一个也没有想到她。

不过这时候，老板娘伏盖太太却在情场上长驱直入了，

恰如一句俗话，叫做“一见钟情。”

使伏盖太太堕入情网的那个人，就是我们要介绍的最后一位房客；六十九岁的高里奥先生。

高里奥先生搬进公寓的第一天，伏盖太太殷勤地帮助他整理行装。新房客的柜子装满了家用银器，那些样式陈旧但分量很足的勺子，羹匙，汤碗，盘子，镀金的早餐用具等等。伏盖太太的那双喜鹊眼又瞥见箱子里的那叠公债票，粗算一下，这人每年有八千到一万法郎的进款。充实的箱笼，讲究的被褥行头，还有十八件叫伏盖太太赞叹不已的荷兰细布衬衫。因此，当高里奥先生问起时，这位龚弗冷家的姑奶奶，当即把四十八岁的年纪改成为三十九岁。她越打量，越觉得高里奥先生的相貌讨人喜欢。虽然高里奥的里眼角向外翻转，又是虚肿又是往下掉，还常常用手去抹。他的穿戴也很合伏盖太太的意，宝蓝色的外套，每天换一件雪白的细格布背心，纱颈圈上扣着两支大金刚钻别针，中间系一条小链子，愈加显出衬衣料子的质地之好。滚圆的肚子一翕动，就把一条挂有各色坠子的粗金链子震动得一蹦一跳。鼻烟匣也是金的，里面还有一个装满头发的小圆匣子，伏盖太太肯定这是高里奥先生过去情场艳事的纪念品。她理想中的汉子就应该是这样，精壮结实，能把全副精神花在感情方面。

高里奥抓起一只盘子和一个盖上有两只小鸽亲嘴的小钵，对伏盖太太说：“这是内人在我们结婚一周年时送我的。好心的女人为此花掉了做姑娘时候的积蓄。噢，太太，要我干什么都可以，这些东西我决不放手。谢天谢地！这一辈子总可以天天早上用这个钵喝咖啡呢。我不用发愁，有现成饭吃的日子还长哩。”

从那天起，伏盖太太像所有含情脉脉的少女一样，整夜整夜憧憬着幸福美好的未来。她盘算着怎样离开伏盖的坟墓，到高里奥身上去获得新生。把公寓出盘，跟这位布尔乔亚的精华结合，成为本区中一位显要的太太，替穷人募捐，星期日逛逛巴黎近郊最吸引人的名胜，随心所欲地上戏院，坐包厢……她把这些念头放在欲火上烧烤，仿佛烤一只涂满油脂的竹鸡，陶醉在一般巴黎小市民的黄金梦中。她有一个铜子一个铜子积起来的四万法郎，对谁也没有提过，以财产而论，自己实在是一个出色的对象。

“至于其他，我还怕比不上这家伙！”想到这儿，她在床上翻了个身，仿佛有心表现一下美妙的身段，所以胖子西尔维每天早上都看见褥子上有个陷下去的窝。

这位高里奥先生就是住在四层楼上，每月付四十五法郎膳宿费的高老头。不过他惹得伏盖太太害相思病的时候，住的是二楼最好的三间一套的房间，每年付一千二百法郎的膳宿费，那气派仿佛多五个路易少五个路易都无所谓。倒起烟来也总是一大堆，吸进鼻孔的神气表示他从来不愁烟壶里有没有鼻烟。当时，每天早晨由全法国最有名气的最高学府——多艺学校的理发师来替高里奥先生给头发扑粉，梳成鸽翅式，低额角上留出五个尖角，十分好看。

自然，伏盖太太也利用高里奥先生的理发师，在装扮上很下了点功夫，理由是公寓里来往的客人都很体面，自己不能不修饰得和他们相称些，她还想出种种花样要调整房客，声言从今以后只招待在各方面看来都是最体面的人。遇到生客上门，她便宣传说巴黎最有名望最有地位的商界巨头高里奥先生特别选中她的公寓。她分发传单，上面大书特书，

“伏盖公寓。拉丁区最悠久最知名的包饭公寓。风景优美，可以远眺高勃冷盆地，园亭幽雅，菩提树夹道成荫。”另外还提到环境清静，空气新鲜之类的话。

这份传单替她招来了特·朗倍梅尼伯爵夫人，三十六岁，丈夫是一个死在战场上的将军。她以殉职军人的寡妇身份，等公家结算抚恤金。伏盖太太不顾血本，严格履行传单上的诺言，把饭菜弄得很精美，客厅里生火有六个月之久。伯爵夫人称伏盖太太为亲爱的朋友，说预备把她的两个朋友特·伏曼朗男爵夫人和上校毕各阿梭伯爵的寡妇介绍到这儿来。

两个寡妇晚饭之后一齐上楼，在伏盖太太房里谈天，喝着果子酒，嚼着房东留备自用的糖果。特·朗倍梅尼夫人大为赞成房东太太对高里奥的看法，说她一进门就猜到房东太太的心思。她还说，根据她的经验，高里奥确实是个十全十美的男人。

“啊！亲爱的伯爵夫人，”伏盖太太对她说，“他一点病都没有，保养得挺好，还能给一个女人许多快乐哩。”

伯爵夫人对伏盖太太的装束很热心地贡献意见，认为她应当武装起来。仔细计算一番之后，两个寡妇一同上王宫市场买了一顶饰有羽毛的帽子和一顶便帽，又到小耶纳德铺子挑了一件衣衫和一条披肩。装束定当之后，伏盖太太很有些像煨牛肉饭店的招牌上的那个美人了。她也觉得自己大为改观，添加了不少风韵。为了表示感谢，她硬要伯爵夫人接受一顶二十法郎的帽子，实际是打算托她去探探高里奥，替自己吹嘘一番。朗倍梅尼夫人表示很乐意当这个差事。

“我的宝贝，”伯爵夫人和高里奥先生作了一次密谈后，